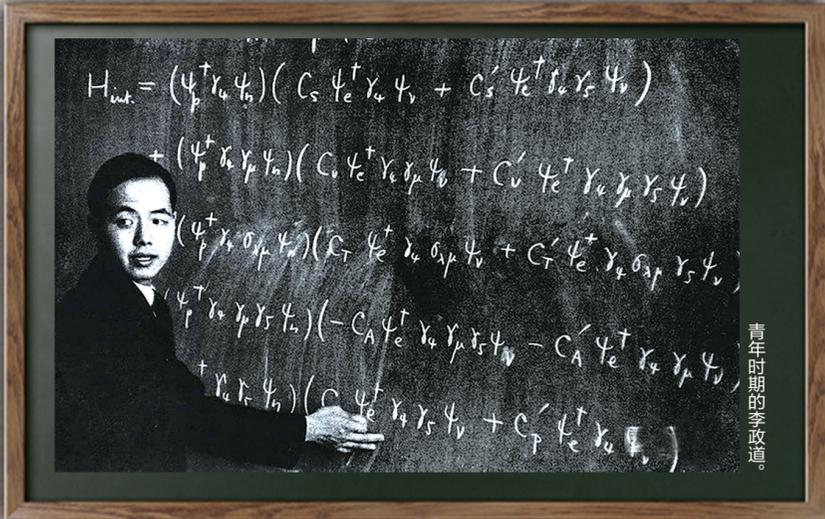


李政道的贵州高考往事

李政道(1926年—2024年),男,出生于中国上海市,原籍江苏苏州,曾就读于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,1950年6月获芝加哥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。美籍华裔物理学家,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,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,意大利林琴科学院院士,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,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。

李政道长期从事物理方面研究,在量子场论、基本粒子理论、核物理、统计力学、流体力学、天体物理等领域做出成果。美国时间2024年8月4日2时33分,李政道教授因病医治无效,在旧金山家中逝世,享年97周岁。同年11月24日,李政道先生的骨灰归葬苏州吴中东山。



青年时期的李政道。

1 为进理想大学,从江西远赴贵阳考试

1926年11月24日,李政道出生在上海一个殷实的家庭。1937年8月,侵华日军发动了“八一三”事变,在南市上了两年小学的李政道不得不随父母迁入上海英租界,入读国光中学。不久,国光中学等学校被并入上海东吴大学附中,李政道在这所中西融合的学校里,接受了很好的教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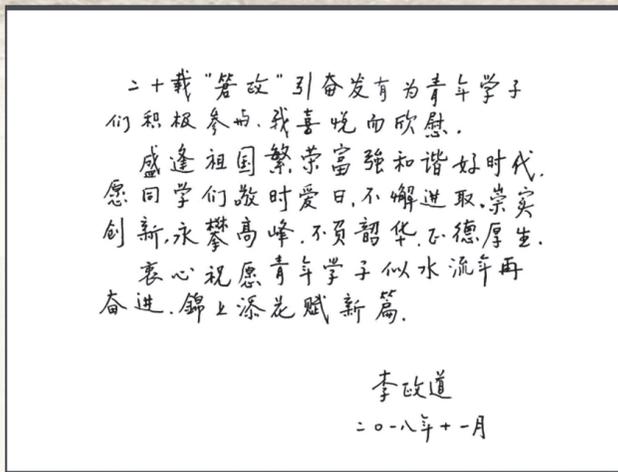
1941年12月,日军进占上海租界,李政道跋涉几百里路前往江西赣州联合中学求学。在那里,李政道既当学生又当“老师”,一边在新赣南图书馆接受物理启迪,勤奋完成学业,一边为低年级的学生讲授物理和数学,而之后从江西赶赴贵州的路费便是这段时间靠上课挣来的。

1943年夏,李政道完成了高三课程,准备报考大学,但他所在的江西省没有自己想进的好大学,当时,浙江大学已西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办学,年仅17岁的李政道为了进入这所被英国学者李

约瑟誉为“东方剑桥”的学府求学,决定奔赴贵阳参加考试。

从赣州到贵州没有铁路,公路没有正常客运,李政道只能靠脚走,一路历经艰辛,他时而单独前行,时而与遇到的爱国学生相伴前进,运气好时能搭上烧木炭的客运汽车或货运车前行一段路。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,李政道穿越了战火纷飞的两广地区,终于到达贵阳。

1943年7月中旬,贵州考区全国大学统一考试在贵阳举行。李政道报考了电机系,是当年最热门的系,在各科中录取的分数比物理高得多。他在贵阳结识了同样报考电机系的束恩曾。束恩曾是束星北(中国雷达之父,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)的侄子,提前就知道李政道取得了电机系第一名的佳绩。在李政道得到录取通知书后,两人也因此结缘成为了好朋友,一起从贵阳出发前往湄潭。



李政道寄语青年学子“敬时爱日,不懈进取”。

咬文嚼字

“黄焖鸡”的“焖”字怎么读

前不久,杨铭宇黄焖鸡被曝剩菜回收再加工并出售给消费者,迅速引起大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。多家媒体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有关“杨铭宇黄焖鸡米饭后厨乱象舆情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”的相关视频。在这些视频中,有的播音员将“黄焖鸡”读作 hu á ng m è n j ī ,有的则读作 hu á ng m è n j ī 。

播音员在“焖”的读音上尚存差异,那社会大众呢?笔者做了一个小型问卷调查,在120份有效回收问卷中,有64人将“黄焖鸡”读作 hu á ng m è n j ī ,有56人读作 hu á ng m è n j ī 。实际上,部分播音员和超半数受访者的读音是错误的。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7版,以下简称《现汉》)中,“焖”只有 m è n 一个读音,意为“紧盖锅盖,用微火把食物煮熟或炖熟”,因此“黄焖鸡”应读 hu á ng m è n j ī 。“焖”在我们平时常说的“焖饭、焖面、焖牛肉”等中,也应当读 m è n 。汉语中有相当一部分形声字,遇到不确定读音的形声字时,人们经常只读声旁。而“焖”的意符兼声符“闷”有两个读音,这导致“焖”的误读。

在《现汉》中,“闷”读 m è n 时,有五个义项:

- (1) 气压低或空气不流通而引起的不舒服的感觉;
- (2) 使不透气;
- (3) 不吭声,不声张;
- (4) (方) 声音不响亮;
- (5) 在屋里待着,不到外面去。其中,义项(1)(4)标注为形容词,其余为动词。

“闷”读 m è n 时,有两个义项:

- (1) 心情不舒畅,心烦;
- (2) 密闭,不透气的。

《现汉》没有标注第二个义项的词性,但这两个义项应当都为形容词。由于“闷”读 m è n 时的五个义项基本都与“封闭”有关,义项(3)(4)中的“不吭声”“声音不响亮”也是发声的腔体完全封闭或部分封闭导致的,而“焖”这一动作也与“封闭”有关,这种相似性会使人们将“焖”读作 m è n 。此外,回收的问卷中,有约四分之三的受访者知道“闷”形容人心情不舒畅或心烦”时读 m è n ,人们可能将“闷(m è n)”与人的心情绑定。“闷”作为“焖”的意符兼声符,人们倾向于将“焖”读作与心情无关的“闷(m è n)”的音。再者,“黄焖鸡”的重音在“鸡”上,在日常交流中,“焖”的读音一般较快,可能因此弱化为接近轻声或轻声,这会使人误以为“焖”读作 m è n 。

此外,“闷”的误读也值得我们注意。在调查中,有92人对“闷”读音的把握有偏差。在“闷”应当读作 m è n 的3个词语中,分别有14、33和23个人认为应该读作 m è n ;在“闷”应当读作 m è n 的2个词语中,分别有7和22个人认为应该读作 m è n 。这可能是受到方言的影响。我们可以这样记:与人的心情有关的时候通常读 m è n ,此外大多读 m è n 。

来源:语言文字报

2 遇良师,对物理产生浓厚兴趣

李政道于开学前一个月便到达了湄潭,在束恩曾的介绍下拜访了束星北,随后也认识了另一位教授王淦昌(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)获得者,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)。当时浙大物理系的办公室、实验室、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县城的双修寺,而浙大大一新生居住在永兴镇,两地相隔数十里,李政道时常奔赴县城听两位教授的课。

束星北教授像是一场思想的碰撞,他从不使用讲义,也很少使用板书,经常在教室里侃侃而谈,一个问题的争论常常是伴随着一堂课的结束才停止。当束星北教授给高年级物理系学生辅导时,李政道就在一旁旁听,久而久之,李政道也加入了讨论,并逐渐成了提问最多的学生。他的提问不仅多且水平高,常常在问了什么后还要继续追问。

束星北教授很喜欢他那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,因此师生二人常常为一些问题讨论至深夜,困了李政道索性就将美国杂志《物理评论》的合订本枕在脑袋下睡在双修寺。由于李政道聪明好学,刻苦钻研,表现出了在物理学方面的超常天赋,王淦昌教授也常常为李政道在书上勾画物理习题练手,而李政道每次都是将整章习题全部做完,遇到不会的题时,他就独自一人双修寺中研究到深夜,直到解出答案才肯睡觉。每当习题交回王淦昌教授批阅时,王教授总是称赞不已。

李政道在每次讨论和练习中都大受启发,对物理逐渐从懵懂懂懂产生了浓厚兴趣。后来,在束星北教授劝说下,李政道在开学后便转到了设在湄潭的浙大物理系学习。

3 时常怀念浙大西迁贵州上学的日子

李政道在晚年回忆说:“我跟束老师都是聊天,从他那里学习,他的想法启发我的想法。我也不一定都同意他的想法,我说的他也听。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了解和自信,使我一生受益。到了西南联大,我跟吴大猷先生也是一样的,后来跟费米教授也是一样的。”

1944年,李政道的母亲从上海到了重庆。当年暑假,他去重庆探望母亲并提出了弃笔从戎的想法,但遭到当时在重庆的束星北教授极力反对,说中国有那么多青年,谁都可以去当兵,唯独你李政道不可以。不久,在湄潭的王淦昌收到了束星北的电报:“看住李政道”。

在从重庆搭乘卡车返回学校途经遵义娄山关时,卡车不慎翻下险峻的山沟。李政道在被救起送到学校后,卧床数月之久不得痊愈,参军的想法也不得不搁浅。

1944年冬,日军企图做最后挣扎,发动了豫湘桂战役,年底,日军逼近黔桂交界的独山,贵阳告急。束星北在接

家眷前往重庆的同时,将李政道带到了重庆养伤。

1945年初春,李政道伤势痊愈,束星北将李政道推荐转投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读书,后经吴大猷(中国物理学之父)的帮忙,插班读物理系二年级。

一年之后,吴大猷带着李政道和朱光亚(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)获得者,中国工程院原院长)乘邮轮去了美国。李政道在美国克服重重困难,经过不懈努力,终于成为当时拥有世界第一流物理系的芝加哥大学学生,也认识了爱德华·泰勒(美国氢弹之父)、费米(1938年诺贝尔奖得主)等一众科学家,从此走上了深研物理学的道路。

可以说,因为贵州,李政道与物理结缘,在这片梦开始的地方,无数名师的启迪与教诲,为这位日后顶级的物理学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
李政道时常在回忆中追溯往昔的点点滴滴,2023年5月,他在给浙江大学的信中写道:“我非常怀念当年浙大西迁贵州湄潭上学的日子。浙大师生胸怀报国之志,创造了累累教学科研成果。”

看报纸 识文物



名称:巴郡守丞印
文物级别:国家一级文物
时代:东汉(25年-220年)
文物尺寸:高3厘米,印台边宽21厘米
文物说明:私印文物
来源:兴义市义龙新区雨樟镇乐昌14号墓出土
收藏单位:黔西南州博物馆

文、海报设计/记者 赵相康



李政道,曾就读于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,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,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。



李政道在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注册片。



来源:贵州政协报、人文贵州、贵州改革